

“社死”的坟墓

杨杰
如何让一个人“社会性死亡”？
答案是“挖坟”。当一群人满面红光地挥舞着“洛阳铲”在你微博微信上蹲下跳，他们挖的就是你“社死”的坟墓。

网上给这类“挖坟”爱好者的定义是：一群隐藏在互联网各个角落的全能型侦探，他们热衷于通过各种蛛丝马迹，顺藤摸瓜寻找目标对象的“黑历史”，尤其令公众人物闻风丧胆。

几年前有个综艺选秀男艺人，舞跳得不错，人气也高。后来有人发现他曾在微博上点赞侮辱女性的内容，他只能退赛谢罪。“挖坟”的人才不管他当时只有14岁、是否形成了稳定的价值观、是否具备一名艺人的自我修养。

科幻作家刘慈欣，十多年前的贴吧小号被挖了出来，尬吹自己、批判同行，宣泄自己对工作和母校的各种小情绪，原本的大神人设马上被网友贴上了“猥琐油腻”的标签。

奥运会冠军杨倩刚从东京比赛场上回来，又被舆论场反复审视，有人发现她曾晒出收藏的耐克鞋，便给扣了顶“跪族女孩”的帽子……

俗话说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人设挖不倒。17世纪，法国政治家黎塞留有句名言：“给我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写的六行字，我一定能从中找到

足够的理由来绞死他。”网络时代六行字有点多了，有时一个表情、一个标点都够给人定罪。用显微镜去打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、前前后后，有谁能经受得住呢？
假如你的所有言论都伟大正确，也不代表你就安全了。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错误言论？你在某时某刻发某个内容是不是在阴阳怪气？别人都转发了你为什么没有？
讲刑法的罗翔有天发了条读书心得：“要珍惜德行，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。”好巧不巧当天钟南山正在领奖，于是有人翻出这段，指责罗翔居心叵测。
只要决心搜寻证据，任何人都不会不道德。生活在一个一切言论都可能成为“呈堂证供”的网络世界里是危险的。无论你多么小心透明，总有闹得慌的网友把你过去的人生舞出精彩来。

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《怎样抹黑一个人》，讲一段往事。在某一届美国加州州长竞选中，辛格莱尔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。他早年是记者，也写过小说，著作等身。竞争对手把他书里主人公的话登在报纸上——当然，选择的是那些最有争议、最不“正确”的言论。
据说这出自第一家现代政治咨询公司之手，创始人把辛格莱尔写过的所有东西翻了一遍，寻章摘句，挖了一手

好“坟”。事后，创始人得意地说：“辛格莱尔输的唯一原因，就是写得太多了。”
这充分证明，当代生活避免自己“社会性死亡”的最好方式就是闭嘴。
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年初公布过，每天有7.8亿人进入朋友圈，越来越多的人设置了三天可见，人数可能在2亿以上。那些阅后即焚的软件击中了人们的痛点，谁也不想随手打下的某个字，日后成为爆在别人手中的把柄。

人类的对话和互动是短暂的，这是我们思考和谈话的自然方式。恶意解读、断章取义、编排故事，越来越多不理智的行为让人不敢发表观点和交流。

其实，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轨迹，只是生活很小的一个切面，在互联网考古中却总是被过分强调。

再说，有谁能打开自己十年前的QQ空间而不脸红呢。人总是变化发展的，三观不断被重塑，以往支持的做法，如今很可能批判。社会也在发展，一些当年流行的观点，如今很可能就成了“沉痾旧疾”，干吗非得刻舟求剑、上纲上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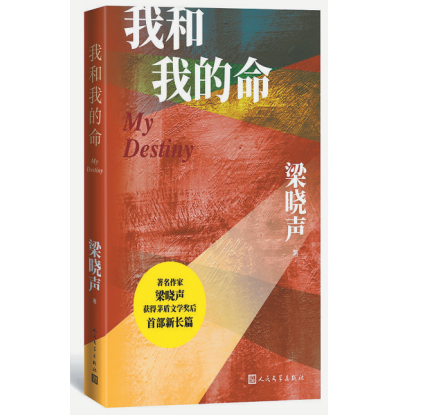
当一个人表达看法时，要考虑未来的后果，就不可避免地朝着安全的方向发展。安全意味着统一、中庸、谁也不惹，那也不必称之为观点了，也不存在表达了。



胡续冬
我只愿意独自在诗里，诗独自呆在海里，海独自在有风的夜里。一夜之后，阳光拖着水光上天，嘈杂的人群从细小的白沙里走出来换气。

换完气的细小的人群回到嘈杂的白沙里，又是一天，地平线把太阳拖进水底。海从夜里裸泳了出去，诗从海里裸泳了出去，我从一首诗裸泳到了另一首诗里。

慢书吧



我和我的命

作者：梁晓声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1年1月

你信命吗？原生家庭是“命”吗？血缘亲情是“命”吗？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？个人奋斗是为了成功，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？大千世界，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叫和解？如果注定平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
著名作家梁晓声以他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，通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，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，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，思考人何以成家，何以为人。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折射着大时代的变迁，记录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，也预示着我们能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……

本报所摘部分稿件，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，请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寄奉稿酬。
投稿邮箱：1736305488@qq.com

助农电商平台
回馈生活报读者
福建武夷山直邮
简包装
喝好茶
价格一降到底/免费包邮



大红袍6泡
原价19.9元/盒
特惠：买2盒送1盒

订购电话 13613600156



果香小种10泡
原价25.9元/盒
特惠：买2盒送1盒

订购电话 13613600156



大红袍半斤装
原价98元/盒
特惠：买1盒送1盒

订购电话 13613600156



正山小种：158元/250克
赠送：98元大红袍/250克

订购电话 13613600156



大红袍伴手礼礼盒：
88元/盒(150克)
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：
98元/盒(150克)

大红袍岩茶，约8.3克/泡，果香小种，约5克/泡
订购电话 13613600156

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
1.周一·周日：
企业招聘专栏
个人求职免费刊登
2.周三、周六：
征婚专栏
3.周一到周日：
老年公寓专栏
4.周一到周日：
搬家专栏
5.周一到周日：
助农专栏—武夷山茶场
6.周一到周日：
丢失声明、公告专栏
7.周一到周日：
房产公示专栏
有温度的报纸
有价值的便民信息
就看生活报
刊例电话 13796106320



规矩

珊珊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拿起枕边的手机签到。艾漫偶像的微博超话签到，之后是微信上的“艾漫指数”“寻艺”和“明星权力榜”。

完成这些任务所需时间不到三分钟，难的是，耐性差的她已经连续坚持了219天，“我上学、上班都没这么要强过，其实每天签到也挺烦的，但为了偶像嘛，忍了”。

“用数据说话”，是饭圈女孩的基本共识。在这些平台上“签到”，意味着明星的活粉数量多，关系到偶像的热度和商业价值，而且数据差会被其他家粉丝群嘲：“快要糊了吧。”在粉丝群里，每天都有人专门提醒大家“做家务”，除了日常签到，偶像发微博还要帮着转赞评。抢购代言产品亦是如此，有时明知是被商家“割韭菜”，但为了偶像也会跟着买买买。

当初，为了进粉丝群，珊珊颇费周折。群主要求她提供微博账号、超话等级、氪金记录、抖音账号，以此来判断她是否是真粉，而不是“对家”派来的“卧底”。粉丝群往往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最好只喜欢一个明星，如果你在微博上关注或点赞过其他明星，进群前会被盘问。如果碰巧给“对家”点过赞，那就甭想进群了。

进群之初，珊珊与群友有一段“蜜月期”，她在群里保存了很多偶像的各种动图和表情包，偶像发微博或者抖音，一分钟之内就能得到消息，有时还能得到一些小道儿消息，比如偶像即将官宣哪些新代言、会参加哪些晚会。一些“过来人”，会在群里反复叮嘱新人，谨言慎行，不要带着粉籍在微博上针对某事件或其他明星发言，这样会给自家偶像招黑。在微博大号丧失发言权后，珊珊跟很多饭圈女孩一样，注册了微博小号，边吃瓜边装路人替偶像反黑。

“避雷”

珊珊发现，几百人的粉丝群里，发偶像图片和做公益的时候大家最活跃，她也因此见识到了饭圈女孩的厉害。在给灾区捐款捐物时大家争先恐后，效率奇高，短短几分钟内，多个救援物资的购买链接全被拍光了，气氛相当和谐。

但也会有一小撮激进粉儿，时不时地辱骂“对家”。在饭圈，常有理智粉儿站出来倡导“专注自家”，但相比之下，往往是激进的“毒唯”跳得更高，搞些阴谋论，营造一种“全世界我家爱豆最惨”的氛围。珊珊原本对这个所谓的“对家”无感，也不太清楚他与偶像有哪些恩怨，但听得多了，难免同仇敌忾起来。有一回，她买了一款护肤品，几天后“对家”代言了，每次使用时她都心里不舒服。

在一些激进粉儿的影响下，珊珊渐渐发现自己需要“避雷”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就连在热搜上看见“对家”的名字都心生反感。而且这种厌恶情绪，不仅是在线上，也蔓延到了现实生活中。她跟“粉对家”的朋友吵了起来并微信拉黑，与辱骂自家偶像的大学校友彻底绝交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她惊喜地找到了“同担”，与许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突然联系密切，跟加过微信十年都没说过话的同事互赠明星周边，感慨自己“追星后，重新整理了一下朋友圈”。

此外，珊珊还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些大粉儿，这些人作为偶像产出，剪视频、卖周边，粉丝多达几十万。然而，她很快发现，这些大粉儿素质参差不齐，有时候会发一些不良言论带偏新人，“看见她们太影响心情了，那几个经常拉踩别家的，都被我送进了黑名单”。

集资

跟珊珊不同，小孙是个“秀粉儿”，追的是“养成系”。几年前，她粉上了某选秀节目里的一个女团成员，并加入了粉丝群。该偶像出道前，群里有几个大粉儿天天催钱，劝大家每天捐10块钱，给偶像打投。常用的话术是“我们家名次被打压了”或者给粉丝“画饼”称有内部消息，“XX要有新歌了”，让粉丝在失望和希望之间反复折腾，直到愿意掏钱。

小孙坦言，帮“养成系明星”出道真的很有成就感，看着她从素人到明星，会给人一种错觉：偶像是我们自己捧出来的，从而倾注了更多情感，也更加心甘情愿去维护。但让她反感的是，一些平台借机给各位女团成员开单独链接，比拼专辑销量，引导粉丝“内卷”，“哪家粉丝买得多，就给她出一首单曲”。

“这是明摆着管我们要钱，但没办法，厌恶归厌恶，这钱还得花！”小孙感慨道，专辑销量高的成员，还有机会在演唱会上单独多唱一首歌，一想到其他家的粉丝，都得看着她家爱豆表演，觉得“钱花得还挺解气的”。

小孙告诉生活报记者，每年偶像过生日时，粉丝们都会集资买礼物，比如价格昂贵的专业话筒和耳返、首饰、旅行箱、玩偶等。在追这位偶像期间，她买了23张数字专辑，花了230块钱，还购买过其代言的洗发水和化妆品等。但她因为没有持续参与应援集资，后来被大粉儿踢出群……

然而就连这种程度，小孙还觉得只是“小钱”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“氪金粉”，“这哪能叫集资”。她告诉生活报记者，在打投出道时，她们会联合其他家粉丝搞“集资PK”，设定一个目标数额，看谁家先达到，数额都是以百万计，粉丝们还要追求几分钟内完成任务，“现在这种集资平台应该都被‘治理’没了吧”。

很显然，帮偶像做数据、氪金等给部分粉丝带来了底气，变得越来越缺乏边界感，认为“我给你花钱了，你得听我的。”轻则要求明星换造型师，多发自拍，重则干预偶像工作，一旦对剧本或者合作的演员不满意，会直接联合抵制。

有网友总结出“追星三大忌”，真情实感、倾家荡产、啥事都管。但小孙发现，一些极端的粉丝往往很难自控，“几乎没有一家粉丝不骂经纪公司或者工作室的，大家热衷替偶像维权，骂公司不给资源，公司给了资源说资源不够好，给了太多资源又说偶像太忙影响身体健康，真是管得太多了。”甚至还有粉丝不听劝，为了满足窥私欲，给网红的代拍、私生直播打赏，日常看偶像上下班、接送机。有的艺人团队，直接掏出强光手电筒“迎战”。（下转 A04版）